

聚焦乡村振兴战略

哈巴雪山脚下种起了“摇钱树”

■本报记者 叶志明 王星

云南省香格里拉市三坝乡的哈巴村，位于海拔5396米的哈巴雪山西面山脚下。作为云南省境内唯一一座允许攀登的5000米级雪山，哈巴雪山是登山界公认的初等入门级登山训练地。每逢冬夏两季，便会有登山爱好者慕名而来，从这里开启对高山的挑战。当地一些村民，也“靠山吃山”，经营一些与登山有关的小生意。

然而，间歇性的客源无法带动藏在深谷中的哈巴村脱贫致富。散居着纳西、回、彝、汉和傈僳等5个民族的哈巴村，多数村民还生活在贫困线下。改变，出现在他们种上了“摇钱树”——花椒树之后。这几年，在上海援疆干部和资金的帮扶下，哈巴村的花椒种植产业发展得红红火火。面对记者来访，三坝乡乡长和丽华很是自豪：“再过一个多月，哈巴村就将整体脱贫摘帽！”

从“反复砍”到“抢着种”

俄自里村民小组，是哈巴村18个村民小组中的一个。在村民阮林家的后院，有着一棵树龄70多年的花椒树。站在这棵老树下，茂密的枝桠和

树叶几乎将阳光完全阻隔。阮林告诉记者，今年夏天，他们从这棵树上摘下了40多公斤青花椒，按照每公斤95元的收购价，光是这一棵树，产值就突破了4000元。算上他们两年前在自家地里栽下的另外几亩花椒树，今年一年仅花椒的收入就超过了1.5万元，再加上原本种玉米、养猪以及上海援疆资金给到的产业补贴，不仅全家都脱了贫，院子里还盖上了一栋红色的两层新房。

可谁又曾想到，守着这样一棵“摇钱树”的阮林，就在十多年前还对这棵树砍了又砍。“以前不知道花椒可以卖钱，我们还嫌它长得太茂密，要常常砍掉它的树枝，砍了又长，长了再砍。直到有一年，有外地商贩上门收购，我们才意识到它的价值。”阮林说。

村里第一个“吃螃蟹”的村民，是如今的俄自里村民小组党支部书记庞向忠。2004年，去山外走了一圈的他了解到花椒的市场价后，回村召集了十多户村民，开始种植花椒树。翠绿色的花椒树林，渐渐在哈巴雪山脚下蔓延开来。很快，庞向忠发现，可能是由于哈巴雪山边特定的海拔、气候及水土条件，种下的花椒树堪比“万年青”，不仅不掉叶，不用过多打

理，而且结出的花椒果实色泽艳、颗粒大、麻味醇，相对应的收购价也比普通花椒来得高。庞向忠种下的花椒树面积，也从起初的两三亩逐渐发展到如今的十多亩。

在庞向忠的示范带动下，其他村民也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栽下了一株株花椒树。近年来，由于花椒价格持续上涨，村民的收入也不断增加。大家从原先的不敢种，变成了现在的抢着种。而随着花椒树越栽越多，“种椒能人”庞向忠在村民心中的地位也越来越高。2014年，他被大家推选为俄自里村民小组的党支部书记。随即，村里的花椒合作社也应运而生。

“种椒大户”年收入突破十万

去年，来自上海闵行区的援疆干部又给当地村民带来了好消息。对口援建香格里拉市的闵行区，决定出资帮助哈巴村建设1000亩花椒种植示范基地，通过给予种花椒的村民一定的经济补贴，让他们安心栽种，打消后顾之忧之忧。这下，主动要求种花椒的村民更多了。

记者在群山环绕下的山坳里看到，如今俄自里村民小组的房前屋后，但凡有空地，都已经被绿油油的花椒树

占据。今年七八月的花椒采摘季，忙不过来的村民们，还从邻近的维西、剑川等县请来打工者，帮忙采摘花椒。摘下的花椒交由花椒合作社统一收购后发往昭通的花椒集散市场进行深加工。庞向忠自豪地向记者介绍，由于当地花椒质量较好，今年村合作社给出的收购价已由去年的每公斤90元上涨到了95元，而他们的年收入也因为种植花椒再次突破了10万元大关。

据和丽华介绍，在各方共同努力下，整个哈巴村的花椒种植面积已近2万亩，年产值约800万元。花椒，成了哈巴村名副其实的支柱产业。“我们把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有机地结合起来，把脱贫攻坚过程变成乡村振兴的过程，通过乡村振兴来检验脱贫的成效。”和丽华说。

俄自里村民小组的71户村民，现在统统种上了花椒树，其中6户贫困村民，很快就将摘掉“贫困帽”。看着哈巴雪山前新栽下的“摇钱树”，庞向忠的心里又有了新想法：“等过一阵这些花椒树长大成林，我们就再发展些林下养殖，在花椒树下种点黑莓草之类，把老百姓养殖牲畜所需的牧草饲料也一起解决了。乡村振兴了，大家的日子肯定越过越好！”



李可染创作于1982年的《无尽江山入画图》。（国家博物馆供图）

以笔墨为祖国山河立传

李可染最后十年作品亮相国博

本报北京12月2日专电（驻京记者周渊）今年适逢李可染先生诞辰110周年，由国家博物院、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央美院等联合主办的展览日前在国博开幕。

展览以“墨天神境”为题，共展出李可染先生1979至1989年间创作的绘画及书法作品162幅。展览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展出绘画作品68幅，包括李可染晚年集其大成的山水画、人物画创作等；第二部分则汇集了94幅书法作品，如“可贵者胆”“所要者魂”“为祖国山水立传”等，是迄今为止李可染书法的最大规模集中展示。

“墨天神境”体现了李可染晚年的艺术主张和笔墨成就。

国家博物馆馆长吕章申表示，李可染的艺术人生轨迹，始终紧紧围绕文化和民族复兴，“他在‘为祖国山河立传’的努力中，探寻一种最适合自己的笔墨语言，其中最难的就是‘苦学’，也就是他所倡导的‘用最大的功力打进去’。”而李可染“以最大的勇气打出来”是1979年到1989年，在这人生的最后十年，他建构了“李家山水”的基本格局，将中国山水画引领到新高度、新境界的同时，也挽回了晚清以来中国山水画发展颓势。

沪通长江大桥29号墩承台浇筑完成

创造我国建桥史上混凝土单次连续浇筑最大方量纪录

本报武汉12月2日专电（驻鄂记者钱忠军 通讯员周建青 李伟）12月1日16时，经过中国中铁大桥局400多名建设者100小时的连续奋战，世界最大跨度公铁两用斜拉桥超大体积承台——沪通长江大桥29号墩承台第二次27800立方米混凝土圆满浇筑完成，创造了我国建桥史上混凝土单次连续浇筑最大方量纪录，标志着该主塔墩施工又向前迈出了更为坚实的一步。

沪通长江大桥是新建沪通铁路的关键性和控制性工程，大桥全长11072米，为四线铁路、六车道高速公路合建桥梁，其中主航道桥采用双塔三索面斜拉桥方案，全长2300米，主跨1092米；主塔采用钻石型混凝土结构，

塔高325米，是世界最大跨度公铁两用斜拉桥。

中铁大桥局相关负责人12月2日在武汉介绍，29号墩承台平面尺寸为83.9米x55.7米，相当于12个篮球场面积大小，承台高9米，需钢筋总量7420吨，混凝土总量42900立方米，具有施工体量大、时间紧、任务重的特点。根据施工安排，该承台分两次施工，第一层浇筑高度3.3米，混凝土15100立方米；第二次浇筑高度5.7米，混凝土27800立方米。

今年11月9日，在完成承台第一次混凝土浇筑后，施工人员及时总结施工经验，部署第二次混凝土浇筑准备工作，通过明确分工、落实责任，从人员安排、物资准备、设备维修等多个环节充分考

虑，保证29号墩承台第二次混凝土浇筑顺利完成。

据介绍，在浇筑过程中施工人员将承台作业面分为4个作业区，布设8个浇筑点，安排2艘水上混凝土拌和船和1个水上固定混凝土拌和站共8条线路24小时不间断供应混凝土。还针对早晚温差大、温度变化快的气候特点，施工人员采取降低入模温度、分层浇筑、设置冷却水管、蓄水保温覆盖养护等措施，确保大体积混凝土施工质量。

据了解，沪通长江大桥29号墩承台施工完成后，将转入主塔施工阶段，进而为大桥建成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该桥建成后，对进一步完善区域交通运输结构，提高过江通道运输能力和促进长三角经济一体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



在宁夏彭阳县姚河塬商周遗址发掘现场拍摄的马坑。

新华社记者 李然摄

宁夏彭阳县发现商周遗址

是近年来商周考古重大发现 专家推断墓葬系诸侯级别

据新华社银川12月2日电（记者于瑶 许晋豫）记者从1日召开的宁夏彭阳县新集乡姚河塬商周遗址专家论证会上获悉，考古人员今年在彭阳县红河流域开展区域系统考古调查过程中发现了姚河塬商周遗址。从遗址规模、墓葬等级、铸铜作坊看，专家推断遗址发掘的大墓系诸侯级别。

1日，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北京大学、南京大学、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单位的8名考古专家来到姚河塬商周遗址考古发掘现场论证，认为遗址的发掘是近年来商周考古的重大发现之一，对研究先周文化的起源和形成，西

周王朝建立后对西部边缘地区控制管理模式等具有重要价值。

姚河塬商周遗址考古队队长马强说，遗址面积62万平方米，经考古钻探发现有墓葬、马坑、车马坑、祭祀遗址、铸铜作坊、池渠系统、路网等遗迹。从出土的陶片、青铜车马器等判断，该遗址从商代晚期延续到西周中期。

记者在遗址北侧的墓葬区看到，两座马坑和一座车马坑并列分布，陪葬马尸骨完整，陪葬马车轮廓清晰。紧邻的甲字形大墓墓室内棺槨已腐朽，但陪葬的马车器具相对完整。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刘绪说，虽然目前尚无铭文证明大墓主人

是否为诸侯，但西周早期带有墓道的墓葬一般为诸侯级别，姚河塬商周遗址的发现也说明当时的宁夏已被纳入西周势力范围。

据了解，目前该遗址已发掘墓葬10座，分为大、中、小三种，其中甲字形大墓6座，竖穴土坑中型墓2座，小型墓2座。大墓出土青铜车器有轭、衡末饰、轴、轂、伏兔等，另有玉璧、骨梳、蚌器等；中型墓葬有棺槨、腰坑殉狗，出土鼎、簋、泡等青铜容器残件，鱼、蚌、螳螂等玉器以及绿松石、玛瑙珠等。3座马坑均为竖穴土坑，马坑和墓葬呈刀把形葬制，目前在西周考古中仅见于姚河塬商周遗址。

“拔尖计划”试点9年培养4500毕业生

本报西安12月2日专电（驻陕记者韩宏 通讯员毕晓楠 石桥）由教育部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以下简称“拔尖计划”）工作组主办、西安交通大学承办的“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2017年度学术研讨会”日前举行，会上传出消息，“拔尖计划”试点9年来，已在20所高校培养了4500余名毕业生。下一阶段，我国将继续优

化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机制，谋划实施“拔尖计划”2.0版。

来自全国20所参与“拔尖计划”的高校、“双一流”36所A类高校等专家教授130余人日前汇聚西安，共话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并围绕“拔尖计划”2.0版方案的制定，以及“如何进一步深化改革、参与计划学校的范围或者专业是否需要调整”等问题展

开讨论。据了解，从2009年试点以来，“拔尖计划”共培养本科生8700余名，其中4500余名已经毕业。前4届毕业生中，96%的学生继续攻读研究生，这其中，65%的学生进入了排名前100的国际知名大学深造，10%的学生进入了排名前10的世界顶尖大学深造。

“拔尖计划”是教育部为培育21世纪杰出科学家而出台的一项培养计划，由教育部联合中组部、财政部于2009年启动实施。首批入选高校包括北京大学、西安交大等11所，后来扩展为20所。

中国歌剧需从时代土壤提取文化基因

（上接第一版）南京艺术学院教授满新颖说，时至今日，以往的民族化创作手法是否还能适应新一代观众的审美，的确需要重新考量，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放弃过去的宝贵经验。所谓本土化，归根到底是要沉入生活，呼应大众情感，然后从时代的土壤中提取艺术的DNA。他以《白毛女》中《小白菜》的运用为例：那种从裂缝里出来的旋律和声音，贴合人物，贴合剧情，与观众血脉相通，因此才能感动我们。

瓦格纳和威尔第很伟大，但中国观众有自己的需要

应该说，几十年来，中国歌剧界一直没有中断新作品的创作，特别是近年来，几乎每年都产出几十部，展示了创作者们在歌剧原创道路上的多元探索。但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是，繁荣的中国歌剧创作，却没有在观众那里得到热烈

的反馈，能够让观众口耳相传的唱段更少。原因何在？

有艺术家指出，简单地向瓦格纳或者威尔第看齐，正越来越成为当下一些歌剧作曲家的追求。著名歌唱家魏松演唱歌剧多年，深切体会到不少中国歌剧写得过于“西化”。著名歌唱家任桂珍同样对此深有感触：“在中国歌剧界，很多人都有‘西洋歌剧第一、中国歌剧第二’的看法。”

而事实是，在创作中一味照搬西方，并不适应中国观众的审美偏好。王志达是华东师范大学歌剧方向的音乐教育学博士，也是眼下颇有人气的上海本土美声流行组合“力量之声”的成员之一。他认为，起源于西方的歌剧作为一种音乐和戏剧相结合的产物，天然依托于西方古典音乐，以和声和织体为强项，但这并不是中国音乐的强项。魏松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西方观众喜欢听和声、配器之类复杂的部分，而中国人

更偏爱旋律。

北京大学歌剧研究院教授蒋一民则从语言的角度看待这个问题：“中国语言是以‘四声’和单音节为代表的形态，这样的形态很难直接套用西方歌剧的音乐语言”。也就是说，正如意大利歌剧的音乐特点对应的是意大利语的发音，中国歌剧也需要找到适合汉语发音特点的创作路径。以前人们往往认为，如何在行腔中保持汉语的韵味是演员应该面对的问题，但换个角度看，创作环节也应该积极创新。

在蒋一民等专家看来，歌剧被视为音乐艺术皇冠上的明珠，担负着引领大众审美趣味往更高层次提升的期待。而今天的观众已非几十年前可同日而语，中国歌剧创作要取得突破性进展，需要从业人员在创作思路 and 知识结构等各个环节上下功夫。中国歌剧的繁荣发展，将带动中国音乐创作整体的发展，有利于创作出时代的精品力作。

